

岁月留痕

藏在北山的老家

毛雅莉

午后，我们启程前往文友刘明老师的家乡。那藏在北山的乡下，宛若世外桃源，有着乡土的诗画表情，让我心神向往。

车在北山公路蜿蜒盘旋而上。谈笑间，隐匿在竹林中的院落渐渐映入眼帘。

刘老师的父母早已在门口等候，笑意吟吟，如一股暖流，瞬间驱散了冬日的寒意。刘叔叔厚，直把水果给大家塞；阿姨热情，捧着茶杯给大家递，我却顾不上品尝，质朴的土屋吸引了我，好奇地围着院落转。门前，竹林摇曳，沙沙作响，鸟鸣清脆，此起彼伏；屋后，高山巍峨，小路崎岖，天蓝云白。细看庭院四周，花团锦簇，迎风摇曳，一排排“一串红”，随风起伏；一丛从野兰花，绿剑闪闪。石窝里的睡莲，荷叶虽然枯萎，依然亭亭玉立；最可人的是房左房右的芭蕉叶，肥大的绿叶好似一片片悬浮的绿云，飘忽不定。

热爱生活的刘叔，在土墙上挂满丰收的果实，也挂着丰收的喜悦。顺墙根摆放的冬瓜、南瓜、葫芦，分明是一些秋娃娃，它们好像在一起窃窃私语。久居城市的我，置身于这一方院落，身心瞬间松弛下来，仿佛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被这宁静的氛围轻轻拂去，只剩下满心的治愈与安宁。

刘叔叔家的坡地上种着油菜，山里的露水重，已是午后，油菜叶还挂着露珠，斜阳下闪耀着珍珠般的光芒。绿油油的菠菜、香菜、芥菜铺满了地，宛如绿色的绒毯。深绿的无花果三三两两地挂在树枝上，似在默默积攒着甜蜜；树上的橘子在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丰收的喜悦。我们惊呼着，雀跃着，前往田地采摘野菜。

野菜肥厚，铺满山野。我想起外婆家的小院也在北山，也是这样的场景，曾是我们成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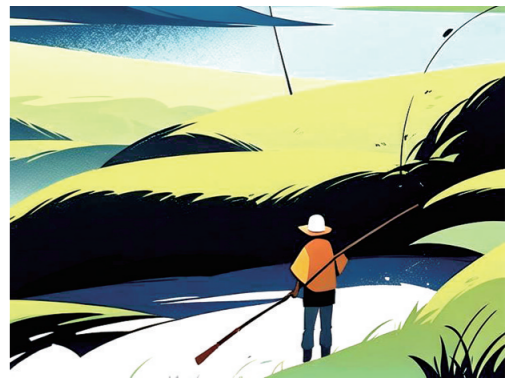
的乐园。那里，是我们可以肆意奔跑、欢笑、探索的天地。抬头望高高的牛山，低头看小溪潺潺，枕着外婆的大腿听牛郎织女的传说，跟随外婆去菜园摘菜，总把菜踩得东倒西歪，把外婆惹得咯咯直笑。外婆慈祥的笑容，守着母鸡抱小鸡，缠着舅舅掏鸟蛋……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快乐与童真。

农家小院，更是我们心灵的避风港。当遇到挫折和困难时，只要回到这方小院，便能感受到无尽的温暖与安慰。外婆那慈祥的笑容、熟悉的唠叨，如同冬日的暖阳，驱散了心头的阴霾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悄然流逝，我们渐渐长大成人、成家立业，为了梦想与生活，不得不离开那熟悉的农家小院，投身于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之中。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多变，在忙碌的生活中，那份曾经的纯真与快乐似乎也在不经

意间渐行渐远，只在心底留下一抹淡淡的北方小屋里的乡愁。

美味佳肴，美酒飘香，每一道菜、每一杯黄酒都浸润着家乡的美味和热情。推杯换盏间，刘叔叔和阿姨一脸慈爱地看着儿子和儿媳：“他们一有空就回来陪我们，我们很知足有孝顺的儿媳和儿子。”刘老师的脸上也洋溢着喜悦：“当我累的时候，回到老家，这里总能带给我安静与平和，带给我灵感与激情。我也试着去体会什么是孝顺，或许顺着他们，就是孝吧！”是啊，在这简单的言语背后，蕴含着深刻的亲情哲理。叔叔阿姨守护的，又岂止是老家的砖一瓦，更多的是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传承。只要爸妈在，这个家，便永远是心灵的归宿，谁也偷不走老屋存放的乡愁。

不老的记忆，不老的牵念。那藏在北山的老家，让我寻回那份失落已久的诗与远方。



一壶先生

曹春雷

去我乡下老家，你若打听王鸿章，街上闲坐的老人家就会迷糊：俺村没这人啊。但你说王一壶，老太太肯定会猛拍一下腿：原来是说他啊，当然知道，他是俺村看病的先生。

“一壶”这个名字有典故。村里曾经有个人嗜酒如命，天天烂醉如泥，他妻子请王一壶去说说他，因为王一壶在村里很有威望。王一壶去了，但那人不服气：咱俩比喝酒，如果你喝得过我，我戒酒。王一壶微微一笑，说好。结果是，那人喝了一酒壶就醉倒，而王一壶喝了一茶壶却面不改色。那人从此戒酒，一壶的名号便流传开来。其实，王一壶平常并不喝酒。

王一壶年轻时并不是医生。他结婚后的第三个年头，妻子突得急症去世。从此，他形单影只，三十多年一直没再婚娶。直到如今，他手腕上一直戴着个镯子，那是他妻子的。就是从那时起，他开始自学医学，边学边医，渐渐有了名气。

他出门看病，身上总揣着些糖果。要给孩子打针时，一颗糖塞进嘴，接着针落下去，还未等小娃哭出声，针已拔出。所以小孩对他总是又爱又怕——他的身上，既有糖果，又有针筒。

曾经有段时期，村里的媳妇们流行起喝农药来，常常因为两口吵架，或与公婆不和，就拿着农药当酒喝。有一次，有个小媳妇喝了药，王一壶给她洗胃，药水刚灌进嘴里，小媳妇马上哇的一下，全吐出来了。后来小媳妇问王一壶到底那药水用啥配的，那么骚臭，王一壶说，用猪尿。那小媳妇哇的一下又呕吐起来。从此，再无入喝农药。

村里有个人不赡养父母。后来，他全身长疮，去找王一壶。王一壶冷冷曰：不治。那人哼哼：只要花钱，哪里都能治。后来，他去了城里的好几家大医院，都没治好。于是厚着脸皮，又来求王一壶。王一壶说，那好，但药费你别嫌贵。那人点头如捣蒜。几副中药就好了。但王一壶收的药费，却是很大的一笔。后来，王一壶把多收的药钱全给了那人的父母。

王一壶经常上山采草药，春采叶，夏采花，秋采实，冬采根，家中到处都是黄的花、绿的草、紫的梗、红的果。他配制的膏药很有效，十里八乡的人上门求药。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，王一壶只是象征性地收点钱。

王一壶不抽烟不喝酒，唯一的爱好，就是在他的药房前的河里钓鱼。闲暇时，拿个马扎一坐，岿然不动。钓上来的鱼自己却不吃，都送给了左邻右舍。如果谁去河边乱扔东西，他就一一捞出来，亲自送上门去。所以至今这条河清澈见底，鱼虾成群。

前不久，我回乡下老家，看到他正端坐河边钓鱼。其时已是黄昏，夕阳的余晖照在他身后药房的门匾上，上面三个大字金光闪闪：一壶堂。

又进大学图书馆

王慧春

前不久的周末下午，我是在女儿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，久违的感觉，开心的享受，些许的感触。

曾经在图书馆待得最多的时候，也是上大学那会儿。上世纪90年代还是每周休息一天，大概有一半的休息日我是在图书馆度过的。除了快期末考试时温习功课外，绝大多数都是借一本心爱的小说一口气看完，午饭也不吃，以至于舍友都打趣我：“对你来说，书可以当饭吃。”这些事好像发生在昨天。

图书馆二楼全是各种语言和各国的书籍文献，没有一本我能看懂，自己实在才疏学浅，看得都不好意思浏览一遍，匆匆从这边绕到那边。三楼是英文书籍，我也只能看懂几个简单的单词。英语是世界常用语言，确实应该好好学习，若能达到阅读水平，就有很多文学著作可以涉猎，一定比译本有意境且能融入地方的文化氛围。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要再捡起英语来，日日坚持，为日后走进世界各国以及他们本地的人文、历史、地理、艺术而做准备。

四楼是中文的文献书籍。心中默唱起了《中国娃》：“家住东方神州又名华夏/走到天边不改名咱叫中国娃……最爱说的话永远是中国话/字正腔圆落地有声说话最算话/最爱写的字是先生教方块字/横平竖直堂堂正正做人也像它……有志的中国娃。”《七国考》《中国社会经济史》《教育学》《世界历史辞典》等等，有一些书名因年久已看不出，有全套的《四部丛刊》、红色经典，各种各样的书整齐地陈列在书架上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工程本就是修路的，走南闯北、三天两头各地跑、长年累月空中飞。我在30多年的工作里，行万里应该是有的，读万卷书恐怕就差了千里了。突然生发出，等退休后，我可否在图书馆寻一差事，为莘莘学子创造优美清洁的读书学习环境之余，自己也可免费徜徉于书海。

五六楼是自习室，终于找到了女儿在图书馆的位置，旁边隔间的书架上摆放着《大清宣统政纪》《中华大典百种》，黄色的封面很是精致，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翻开，是20多年前读过的《红楼梦》，再次读到“一夜北风紧，开门雪尚飘。入泥冷洁白，匝地借琼瑶……”众人一句一句地往下和诗，心中已再无杂念，只剩下勾勒的那一幅幅美景。

鸦雀无声的图书馆里，手执一书，心无旁骛静静地读，仿佛自己也回到了大学时代。

母亲的菜园

吴双峰

母亲的菜园，宛如一首写满爱的田园诗，在时光烟火中低吟浅唱。

母亲生前，与这片菜园仿佛融为一体。晨曦微露，她便踱步于菜畦之间，眼神中满是慈爱与温柔。她常独自凝望着那些嫩绿的菜苗，好像在与它们倾诉心底的秘密与期许。每一片菜叶上，都映照着母亲那被岁月雕刻的面容。儿女们从外地归来，她的脸上便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，迫不及待地拉着我们走进菜园，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施肥、浇水、除草、剔苗，那忙碌的身影在阳光下仿佛散发着圣洁的光。在母亲眼中，菜园不是一方普通的土地，而是凝聚家庭温情的

圣地，是她对子女思念与牵挂的寄托。

然而，命运的车轮无情驶过，母亲已悄然离去近两年了，但那菜园并未就此荒芜。六十多岁的大哥，从繁华京城毅然回到故乡，默默承担起打理菜园的重任。他依照母亲生前的模样，精心侍弄着蔬菜，一垄垄菜畦依旧整齐，一棵棵蔬菜依旧茁壮。大哥说，每次踏入菜园，都仿佛能看到母亲忙碌的背影，听到她关爱的叮嘱。菜园对大哥而言，是对母亲深深的缅怀与纪念，那每一滴洒下的汗水，都是对母亲无尽的思念。

对我们姊妹而言，菜园成了心灵的纽带，情感的归巢。无论身处何方，只要想起那片菜园，

心中便涌起阵阵暖流。每当相聚时，我们围坐在菜园边，分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，欢声笑语便在菜园里回荡。园子里的蔬菜带着母亲的味道，成为家庭团聚饭桌上最珍贵的佳肴。那些曾经与母亲在菜园共度的时光，如同一粒粒记忆的种子，深深地埋在我们心里。

菜园在岁月变迁中静静守望，它见证了母亲的一生，承载了我们对母亲的思念，维系着兄弟姐妹间的情谊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母亲的菜园将永远在我们心中，是那片最温暖、最柔软、最难忘的净土，那里有母亲的爱，有家庭的根，有我们永恒的乡愁与眷恋。



寸草春晖

梦想的海岸

李淑俐

老矿工郝师傅在古稀之年，搬进了由棚户区改造的新楼房，愉悦的心情溢于言表。

“老郝，新楼房住上了，还有啥理想？”老王问一起晒太阳的郝师傅。

郝师傅扭动了一下身子，挺直了腰板，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：“与煤炭为伴了一辈子，现在我只想带老伴去看大海。可惜，岁月不饶人，腿脚不灵便了。这愿望，或许只能留待来生了。”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无奈，粗糙的手掌轻轻摩挲着眼睛，仿佛要擦去岁月的尘埃。

说话间，一辆面包车缓缓地停在广场边。车门打开，一对年轻男女走了下来，他们从车里搬出桌子、电脑等设备，整齐地摆放在广场上。老人们好奇地围了过来，女生招呼着大家说：“大爷大妈们，我们是来拍照的，您想要什么样的背景，我们都能为您呈现。”

郝师傅的眼中闪过一丝光，急切地问道：“有大海的背景吗？”

女生微笑着回答：“有，大爷，我们这里应有尽有。”

郝师傅听后，默默地转身离去，不久后，他搀扶着行动不便的老伴来到桌前，对那位男生说：“我们想拍一张在大海边的照片。”

在白幕布前，郝师傅和老伴站定，钱大爷打趣道：“老郝笑一个嘛，别绷着脸，好像谁欠你钱咧。”“大爷，笑一下，看大妈多美呀。”男生也附和道。在他们的鼓励下，郝师傅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快门“咔嚓”一声，定格了这温馨的一瞬间。

照片很快就打印出来了，郝师傅看着自己和老伴身后那蔚蓝色的大海和翻滚的浪花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女生趁热打铁说：“大爷，再拍几张吧，您看大妈多喜欢。”郝师傅和老伴又拍了几张照片，背景有飞机、天安门城楼、大雁塔，这些或许都是他们心中的梦想和远方。“大爷，这张飞机背景，给您和大妈换个年轻的身材，酷一下怎么样？”男生问道，郝师傅点头默许。

几个月后，儿子回家看到这些照片，尤其是那张父亲戴着墨镜、身材笔挺，穿着中山装，母亲身材苗条，穿着旗袍、戴着金链子的照片，他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但笑容很快凝固在脸上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回想起父亲作为矿工的艰辛岁月，他意识到，父母不再只是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，他们更渴望家庭的温暖、情感的交流和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。

儿子立刻制定了旅游计划，放下手头的生意，买了轮椅，订了去海南的机票，他要带着母亲和父亲去旅行。

在登机前，儿子为父母拍下了出游前的第一张照片。没有围观的老人，没有逗乐的言语，但郝师傅的笑容却是那么自然、那么真挚。

在无限的大海边，海鸥自由地翱翔，郝师傅和老伴牵手走在松软的沙滩上，欣赏着蓝天、碧水、金沙滩。儿子按下相机快门，记录下了他们最美的笑容，这一刻，郝师傅的梦想照进了现实。



冬闲，围炉夜读李白《北风行》诗句，让人联想到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的盛景，北风怒号，大雪纷飞，遮天蔽日。诗人李白以席拟雪花，想象飞腾，精彩绝妙。

夜读古诗，想象燕山雪景，不由想到了北方城乡深冬纷纷扬扬的雪，也自然对雪花有种迷恋般的好感。如果冬天没有雪花，那整个冬天就会显得苍凉。没有雪花的冬天就没有潇洒和浪漫，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和交流与诗意的对话，难以体验生命飞翔的种种滋味。唯有雪花飘飘洒洒的冬天，才能体验挥洒心性舒展的浪漫情怀和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温暖情怀。特别

是身居北方的人，才能获得那种独有的情愫与感悟。

这个冬白白雪迟迟到来，先是小雪，是新鲜，是惊喜，是小心翼翼的问候。乡间晨起，扛着铁锹的农人钻进地里用力翻土的那一刻，冷不防北风呼呼地刮起来，一阵冷空气钻进了农人的衣袖里，那种寒气不使人打起哆嗦，接着是天空飘起了小雪花，雪花虽不大，但飘进人的心上，舒舒服服的。

记忆中最好的雪，是故乡的雪。每临冬天总有那么几场肆无忌惮的大雪，雪花像飞扬的棉絮被风撩拨，让人在恍惚之间不觉大地已成银白的世界。最快乐的是我们小孩子，一双小手冻得通红，还是不停地雪地上做游戏，乐在其中。鲁迅的《故乡》那篇课文，我们学得不不懂，可记住了那个我们感兴趣的细节：支一把筛子，撒几把秕谷捕鸟，静静地躲在竹园那边，气也不敢出，等鸟儿去筛子下边寻食，我们则迅速地拉动绳索，那鸟儿自然被扣在了筛子里，我们高兴地跳跃起来。那时候的孩子，最快乐的游戏除了捉鸟就是去滑冰。一双黄胶鞋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，或者用一块小木板，人站在上面顺坡地滑冰。冰冻后的积雪非常坚硬，摔倒在雪地上会弄得鼻青脸肿，但我们心中的快乐丝毫不减，第二天又聚在一起滑冰、捕鸟、捕鸟、滑冰……

北风雪意

任文

有雪的日子，才叫冬天。雪后的原野，空气透明，呼吸舒畅，就连林间飞来飞去的小鸟也异常的快乐与自由。雪的到来，给呼啸的城市带来了温暖的滋润，也给寂静的乡村增添了勃勃生机。仿佛又看到童年的乐趣在雪中漫舞，一群孩子行进在上学路上，有说有笑，边走边玩，踩着厚厚的积雪，呼喊着，奔跑着，满满的幸福和快乐。

雪越下越大的时候，也接近了腊月。乡下男人忙着上山砍柴，女人忙着淘米磨面，小孩们等着大人去几十里外的街市买回鞭炮，好享受一个快乐的年。街道上人山人海，那些从远道而来花生、瓜子、糖果的生意人，拉长着响亮的嗓门叫卖，声音悦耳。那些花生、瓜子、糖果一点点进了乡下的腰包，叫卖的城里人腰里鼓鼓的，脸上带着笑意。

当我们拥有美好人生的憧憬时，当我们胸中浸润了湿润的芬芳时，对雪渐次疏远起来。我们奔波于茫茫人海，为梦想劳累，往往那份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寻找那份超凡脱俗的心境，却被浮世的车马所压。岁月潮起潮落，曾把童年的欢乐与激情留在每个人的心间，那是一种纤尘不染的圣洁，承载着我们童年向往与快乐的心……

窗外，雪花漫舞，白皑皑铺满春江路；室内，围炉夜话，融融融融温馨惬意。

记忆里的酒

黎盛勇

“你去给黄烈志说，今儿下午，把你们的牛都牵到敞篷喂药。”正吃午饭的队长边吃边吩咐他小舅子肖良海。

黄烈志和肖良海是队上的牛倌。两人智力、体力方面都有些差池，是没有立起家室的五保户，都跟亲戚一块过日子。

也恰在这时候，家住队长下隔壁的李保管，提着一个红布包盖着的酒坛进来。他把酒坛放在队长堂屋的八仙桌上，又回家取来一杆老秤，他是要当面称秤他买回来酒的分量。这是买东西交过手的规矩。

“连皮十二斤，一两不多，一钱不少。”李保管仿佛是因为没有办好事情而显得不好意思地陪着笑脸说。

“你还想有多，不折你的秤就是好的。”队长是个威严人，他说话一般不笑，但安慰李保管的意思在里面了。

李保管不仅是滴酒不沾，还因为他办事公道，大家都信得过他。

他是早上揣着生产大队的介绍信，到商店买来这半坛子酒。

“这个酒香啊，是陕西产的散西凤，你尝一下味道正不正。”李保管进到队长家灶屋，旋即拿出来一个蓝花瓷碗，倒出小半碗酒，吧吧嘴递给队长。队长放下手里的筷子，接过酒，抿了一小口。

“嗯，是大曲酒，好大劲儿！”他接着又

一大口喝干了碗里剩下的酒。

“吃了饭，裸连你再跑一趟南大溪，接王兽医。昨天我给他带了口信，按说快来了。”

“要得！我饭吃过了，现在就走。”

我家住队长家上隔壁，我和队长孙子差不多大，经常一起玩。五十多年前我见过给牛喂药的情景。

生产队给牛喂药的敞篷，也就是晒谷场。在村子下街头小学校对面。熬过冬天的牛，开春时要给治一回肠胃病。治牛病得用酒。熬好的汤药盛在木桶里，已经兑上了陕酒，一路飘香地被送到敞篷院坝。牛被高个子的牛倌牵着，昂着头。王兽医也是大个子，他一手拿着舀满药汤的竹筒子，一手伸进牛嘴里，抓住牛舌头，把一罐药汤倒进牛嘴里，接着又一罐倒进。牛弹跳着甩几下子，叫两声也就完事了。

晒谷场上，药味儿不怎么明显，倒是酒味飘香满场。这酒味飘得很远，倒是一大圈平日没酒可喝看热闹的人，闻闻酒香，也当过瘾。

“牲畜比人过得还好，过年还顿顿酒喝。”汪虎子眼羡慕地说。这个汪虎子，晚年也成了五保户，住进了镇里的敬老院。

“你个懒汉，不好好混，哪儿有你的酒喝！”牛倌怼说。



“你勤快，你过年喝酒了？”汪虎子不满地说。

“我陕酒喝不起，米酒还是有的喝。”

“好意思，过年喝米酒，要有本事，拿钱买一瓶子陕酒喝。”

六七岁的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，第一次感知到陕酒的美妙和重要。我们家过年一般有两三瓶陕酒，是在西安工作的二姐夫送来的两瓶拜年酒，也就是绿脖西凤酒。家父爱酒，但因为他有胃病，喝酒也不多。

关于酒的点滴知识，是父亲灌输的。一天，父亲带回一瓶倒锥状瓶的五粮液，说是请在他学校干活的四川籍木匠师傅代买的，是川酒。这川酒一直放到那年吃年夜饭的时候才打开，限我喝了一杯。父亲说，五粮液和西凤酒都是八大名酒之一。他指着酒瓶上的标贴画，给我们讲“凤鸣岐山”的典故。

